

角色

鄢然

无界



西藏人民出版社

角色无界

鄢 然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角色无界 / 鄢然 著.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223-02459-4

I. 角... II. 鄢...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9427 号

角色无界

编 著 鄢 然

责任编辑 张慧霞

封面设计 格 次

电脑排版 周正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3-02459-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名家点评

《角色无界》是一部难得的耐人咀嚼的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法和语言激情展示了社会庸常中的真相与荒谬。来自藏区的女歌手从小在被扼压的环境中生长,是个从心灵到行为都发生变异的女子,决意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女作家鄢然将演艺界的人生正剧、角色身份错位的命运悲剧、历史生活中的荒诞闹剧等演绎殆尽,在对女性地位的倾心思虑中,细腻地刻画了演艺女性的心理状态以及她们所面临的两性关系问题。角色无界,人生与人性的百态及百味都囊括其中……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也许是因为地理的原因,西藏对于川西平原上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鄢然以一种成都女人的知性和博大仁慈的心胸,书写了《角色无界》这样一个兼有西藏地域特色的小说文本,以别致的文学手法来试图解开现实生活中常见但又不能被正视的情感,作为女性作家,也许她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感情,而作家立足于文化与历史、习俗与民族性情的认知,个人的好恶就并不那么重要了。在苍茫的自然面前,什么都是浑然的、相通的,无界的不仅仅只是性别与角色……

——魏心宏(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杂志主编)

我曾在《阅读大师》一书里说,我很久不劝人写小说了。写小说,写好小说的确是件很难的事。但我一直劝人读,因为读小说比写小说要容易一些,而且同样受益,同样让你丰富,同样启智开窍,小说里有你需要的东西——哲学;信仰;艺术;历史;神学……你日常的精神需求它会满足供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慧根的读者,如果你有兴趣读读鄢然的小说《角色无界》,它所呈现出的一种奇特人生,定会让你惊讶,并惊叹于她文学创作的机敏和不寻常的想象力……

——马原(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

目 录

上 部

1.谁是我·····	003
2.等边三角形·····	012
3.破碎的记忆·····	022
4.两性往来·····	035
5.玫瑰梦的迷离·····	048
6.山野里的名旦·····	062
7.脸谱与恶作剧的蒙太奇·····	076
8.演出和接触·····	091
9.残酷的景致·····	106
10.欲望的力量·····	120

下 部

11.追求与征服的快乐·····	135
12.陌生人的面孔·····	149
13.选择的灰色过程·····	161

14.行动的必然性·····	174
15.热闹的村寨·····	186
16.黑色的脱衣秀·····	198
17.出头玫瑰·····	210
18.母亲、菊花和继父·····	223
19.玉殒香消·····	236
20.出逃之后·····	249
21.魂兮归去来兮·····	260
后 记·····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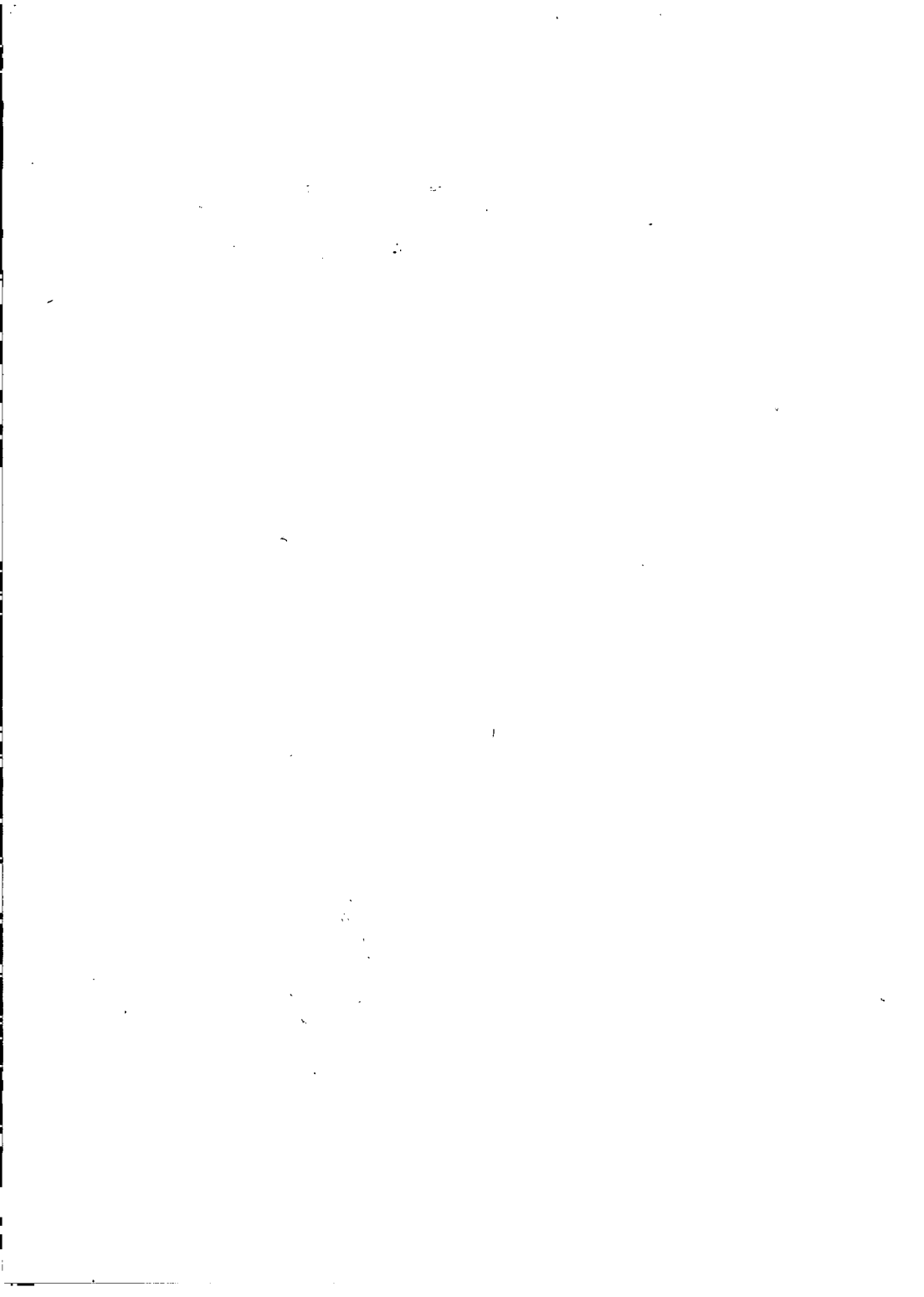
上 部

世界上有谁不曾被情欲所戏弄？不曾因癫狂与愤怒而饱尝苦痛？

当情欲的疾风向心灵的房屋吹来，神仙们纷纷把这些小窗全都打开。

因此，生命不能从幻觉中逃出，依旧在这世上遭受生死之苦。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潮》



1. 谁是我

现在是晚上 8 点 30 分,再过半小时,也许在别人眼里有一张女人们梦寐以求的漂亮脸蛋的我,就要在 R 城这家大名鼎鼎的歌舞厅登台演唱。

这家歌舞厅地处 R 城最热闹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新新百乐门,令人浮想联翩想起旧上海三教九流出入的“大世界”,想起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它的周围是一座座外形各异的高楼大厦,像蜘蛛编织出的一张美丽无边的网,把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使得它喘不过气来,不能动弹。而依附在它躯壳里的人们,不得不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来消除心灵挣扎的痛苦,从宣泄的快感中得到放松。大街上那些颤动的车灯连结而成的光流,像一股流淌在 R 城中的鲜血,与这张蜘蛛网上的霓虹灯将梦幻的剪影张贴在夜色的苍穹下面。新新百乐门气派的大门前竖立着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来自青藏高原的藏族歌手、红歌星雪珠献演”的字样,我的彩色肖像性感而诱人。广告牌前,一溜烟摆放着贺喜的花篮,凉爽的晚风将这些混合着玫瑰、月季、晚香玉、百合花,像巴黎香水一样可以刺激男性荷尔蒙女性利比多的香味,不动声色地吹送到过往行人的鼻孔里,飘散到城市的夜色中。

时间真是一面无形的镜子,可以照出人类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生存状态。

此刻,我坐在化装间里,正在小心翼翼地描眉画唇。我从镜子里打量着柳眉杏眼、尖翘精致的鼻子和厚薄适中的嘴唇,看到了一张韵味十足很是动人的陌生面孔,突然心烦意乱,忍不住拿起唇膏在

明亮的镜面上涂抹起来,先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画了一个歪歪斜斜的“十”字,然后胡乱地旋转出一个个乱七八糟的圆圈。透过被抹上一片血迹般猩红色泽的镜面,注视着映在其中的自己模糊不清的面孔,我张开嘴巴哈哈笑了起来,笑得癫狂,歇斯底里。这一幕,被推门而进的蓝刺猬乐队的吉他手黑马看在眼里,他瞪着一对绿眼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啦,发什么神经?”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掩饰着尴尬淡淡地说:“没什么,也许有点紧张。”又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你看我该怎样出场?”

“什么?”

黑马未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我穿晚礼服,还是穿藏装上场?”

“姐们儿,你今天到底怎么啦?古里古怪的。”黑马潇洒地一甩头,用手梳理着他那几乎齐肩的马鬃,自以为是地说,“难道还用问吗?大门口不是写得清清楚楚,该怎么穿不明摆着!拿我开涮哪你?!”

“谁是你的姐们儿,傻瓜蛋一个。”我恼怒地一扬手,“算了,我要穿衣服了,出去,拜托。”

“谁稀罕呀。告诉你,咱看过摸过上过的女孩多了,我就不信你和她们有什么两样。总有一天,你会乖乖地钻到我的胯下。”

“去你的。”

“走着瞧。”

“你就等着吧。”

黑马似一股旋风,伴着他的鞋底敲击大理石地面形成的马蹄声,消失在走廊里。听着黑马摔门而去,我感到疲惫,无力还击的沮丧。

黑马有资本感觉良好,他除了吉他弹得棒极了,还会作曲写词,伤感得像古希腊的欧里庇得斯一样,把两性问题的社会悲剧发挥到极致,感天动地泣鬼神。不能不承认黑马才华横溢。可惜自己不能像

他,或者像草原上的洛桑。当年,洛桑用那古铜色的肌肉隆起的躯体,将那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压在身下,洋溢着男子汉力量,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冲动。我喜欢遐想那个肌肉隆起的躯体。那令女人在痛苦的欢乐中呻吟不止、心醉神迷的躯体啊,那个像格萨尔王一样久远、至高无上的梦想,难道在今天,就真的成为意念中的记忆,变成青藏高原的风,消失在茫茫天空?

我换上了一件式样别致的藏装,这件薄如蝉翼、柔如绸缎、色彩艳丽的演出服,像那些性感的晚礼服一样,能够恰到好处地将我苗条的身段和动人的容貌,尽善尽美地衬托出来。然后坐下来闭上眼睛集中思想,千万别出差错。但是不行。一闭上眼,洛桑那裸露着的躯体,反而像被放大镜放大几倍几十倍几百倍,铺天盖地而来。我再也看不见那个摇摆扭动的娇小身子,唯有坚挺的带着阳刚之气的男性命根骄傲地凝固在我眼中。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林梦影手拿一束鲜花,似一个飘然而至的狐仙,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

“想什么呢?”

林梦影穿着一件紧身齐膝的连衣包裙,质地柔软的黑色细羊绒面料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了她的优美曲线,而且也把她那白皙的面孔映衬得楚楚动人。这与舞台上英俊潇洒、斯文儒雅的小生判若两人。从腰部月牙形延至裙摆的那条黑缎花边,更使窈窕的她显得似风中杨柳,活脱脱像一条吐着芯子的美女蛇。我吃惊地看着她说:

“从来没有看见你穿过这条裙子,新买的?”

“怎么样,好看吗?”

林梦影像那些在T形台上摇来晃去的女模特一样左右晃动着身子,仙女般的面孔露出狐狸精般蛊惑的微笑。

“好看。”我违心地说,带着几分失望。要让我说真话,我更喜欢舞台上她“反串”的那些小生。无论是一身书卷气的梁山伯,还是风流倜傥的潘必正,都令我着迷。

“让我好好看看你。”林梦影把手中的鲜花放到化妆台上,一把将我从座椅上拉了起来,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歪着头行家里手般

的品头论足道,“不错,瞧这脸蛋,瞧这身段,还有屁股,多性感呀!没想到你穿上这套藏装这么漂亮,有一种异域风情的女人味,真是漂亮极了。我敢肯定,你会迷住男人,迷住歌迷的。”

听她奉承,我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苦笑道:“你就饶了我吧,别让我栽到云雾里,我知道自己是谁。”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我是谁。

“别担心,只要你沉住气,调动好情绪,发挥出你的水平,在这个歌厅里站住了脚,以后走红是没问题的。”

也许林梦影说得不错,我知道今晚的演出非同寻常。这几年,我经常在R城的一些歌舞厅夜总会演唱,从这个娱乐场所唱到那个娱乐场所。但是用“雪珠”的名字,以“藏族歌手”的身份,在R城最大最火暴生意最好歌迷最多的新新百乐门登台还是头一回。为了今晚的登台,或者说为了今后的发展,几乎成了我的代理经纪人的黑马,对我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他的蓝刺猬乐队倾力合作,欲在R城的流行歌坛中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为此黑马专门替我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歌曲《我要飞》,一首融合流行歌曲风格和藏族歌曲韵味的作品。

但我更愿意在舞台上演唱亚东的《康巴汉子》。每当我唱起这首来自雪域生命韵律的歌曲时,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我心中的康巴汉子哟
额头上写满祖先的故事
云彩托起欢笑,托起欢笑
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
任随女人恨我,自由飞翔
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
眼里是圣洁的太阳
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
世界就在手上,就在手上

我的思绪随着歌声飘向了遥远的青藏高原,看到了我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飞奔。还有我的母亲,在那个凄迷雨夜将我托付给卓玛阿妈,卓玛阿妈带着十四岁的儿子洛桑和十一岁的我逃离继父孟福林的淘金地盘,在荒原上向着雪域深处进发。大雨瓢泼,马蹄声声。那些久远的记忆就会在歌声中复活。

表面上看,我来自青藏高原,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额头上写满了祖先的故事,但却不知道我是谁,我的亲生父亲在哪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我的秘密。

我讨厌自己也成了吐着芯子的美女蛇,讨厌用骨感美人的搔首弄姿来展示女人的妖媚,可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这么做。

歌舞厅里烛光幽幽,男红女绿。扫过一张张朦胧陌生的面孔,我看到了前来为我捧场的金老板优雅地靠在沙发上,时不时噘起嘴巴吐出一个个莲子色的烟圈,他那英武傲慢的脸上透着沉着与自信。一条被斑驳陆离的光束染成了猪肝色的领带似风干的高原无鳞鱼呆板地挂在他敞开的西装里边,西装下面的白衬衣刺眼地闪着蓝幽幽的光泽。他身边坐着那个像波斯猫一样妖艳的销售部主任,她那一头橘黄色的卷发像凤爪菊一样盛开,惨白的脸上抹上了一层幽暗的蓝光,乌红的嘴巴紧努着。他俩身边,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他们让我想起猩猩或猕猴,让我想起豺狼或金钱豹,他们喝着洋酒饮料,与这个大厅里的其他金钱豹或者棕熊、狼狗、紫貂、银鼠、火烈鸟、黑琴鸡、绿尾虹雉等等组成了一个动物乐园,好不热闹!稍后靠窗的一张桌边坐着身为R城文化局局长的林梦影的父亲林丹楠、林丹楠的妻子张姨,还有《蜀剧艺术》杂志的主编高华山。林梦影拿着那束鲜花回到了他们身边,在我演唱的时候不停地对我挥动着手里的鲜花,然后水蛇般的腰身又凑向高华山。我知道他们都是林梦影拉来为我捧场的。只是,林局长和高华山似乎不太习惯这里的气氛,不像那些桀骜不驯的男人,显得有些拘谨。也许正是为了掩盖这种与自己的身份不太吻合的尴尬,林局长才挑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才会

在大门外的花篮上落款“林丹楠”而不是“文化局”？要是在往常，林梦影他们的蜀剧团上演新戏，林局长绝对会以文化局长的身份出场，在随从的簇拥下进入剧场前排的贵宾席。尽管蜀剧在 R 城备受冷落，几乎成了博物馆的古董，但是从林局长选择的座位，不难看出他对待不同艺术的不同态度。看着舞台上我现在的这副模样，把我从青藏高原带到 R 城的林局长，是高兴呢还是悲哀？

我扭头看黑马，黑马实实在在像一匹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晃着身子的黑马。一头黑色的鬃毛瀑布般飘动，引导着我走进他的梦幻世界。彩灯闪烁，光怪陆离。小号高亢明亮，萨克斯怪诞徐缓，电子琴华丽和谐，低音提琴浑厚沉重，电吉他轻快活泼。激烈快速的架子鼓似马蹄声声，催促我快快长出翅膀，像天使一样飞翔。我沉浸在黑马的梦想中，觉得自己真的长出了翅膀，但不是像天使而是像雄鹰一样翱翔在 R 城的上空，翱翔在草原上，于是我又回到了过去——看到了 15 年前的我扎着羊角辫儿惊恐地伏在马背上，我的身后坐着大我 3 岁的洛桑，他抓紧缰绳，紧随他的阿妈卓玛赶着羊群，在那个湿漉漉的雨夜逃向雪域草原深处。

掌声如雷，我机械地对着台下送去一个个飞吻，人群中立即响起了回应的唢呐。林梦影举着鲜花鼠跳般奔上舞台，把花献给我，对我说：“你唱得好极了！”然后张开双臂疯狂地拥抱我。金老板也走上了舞台，送给我一束红色的玫瑰，老鹰抓小鸡似的握住了我的手说：“祝贺你！”他身后跟着的波斯猫主任，也送给我一束鲜花。很快，我便被鲜花掩埋了。我把花束分给黑马和乐队的其他人，让他们也兴奋一下。在大家的起哄下我又唱了一首亚东的《向往神鹰》，整个歌舞厅热血沸腾，快要迸裂。

我去化装室卸妆，在阴暗的走廊上遇到了黑马，黑马兴冲冲地说：“怎么样，姐们儿？我就知道你他妈的行。今儿个开张就不错，红火的日子还在后头哩。”又歪着头像品味一盘野肴一样打量着我，得意扬扬地说：“瞧咱对你的这身包装！我可是费尽心思了。以后红了，别翻脸不认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拍额头，“对了，我还通过关系请了《都市生活报》娱乐版的记者，给你大造声势，一会儿他可

能要来采访你。你准备一下。”

我只好在化装室等待。不一会儿，一个套在麻布口袋里似的瘦弱小伙子拿着笔记本被黑马带了进来。黑马对我挤挤眼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位大记者，他想和你谈谈。”

小伙子煞有介事地展开笔记本，摆出一副老练的样子问道：“你什么时候从青藏高原来到此地的？”

“我……”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黑马连忙替我掩饰：“这个问题不重要，关键是她来自青藏高原。”

小伙子点点头：“那么，你为什么要从青藏高原来这里？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或者广州那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发展呢？”

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城市来？这也是我的秘密。我还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这个，这个问题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嗫嚅着。

小伙子用笔敲打着笔记本，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总不能什么问题都不回答吧，这样叫我怎么采访？”

“她太紧张了，谁叫你是大记者呢？还是我来替她回答吧。雪珠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来到这个城市，是因为这里离青藏高原最近，同是西部，她热爱西部，热爱这个城市。现在不是在西部大开发吗，机会很多，她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同时也想把高原的风带到这里，给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增添一点异域色彩。”

黑马打着圆场，华丽的语言像玻璃缸中游鱼吐出的水泡一串串地冒了出来。我讨厌他的自以为是，恼怒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存心要让黑马出洋相才能解恨似的，我面对小伙子不假思索地说：“你别听他夸夸其谈，我来这个城市，没他说的那么崇高。其实嘛，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为了寻找我父亲才到这里来的！”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寻找你父亲？”小伙子吃惊地看着我。

“发什么神经，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档子事？”黑马面露尴尬，

不满地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有意思，”小伙子一下子挺直了麻布口袋，鼓着一双金鱼眼盯住我，“你是说你为了寻找你父亲才到这里来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开始不耐烦起来。

“我敢肯定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小伙子拉开了记录的架势，“你父亲在这里？”

“要是他还活着，应该在这里。”我低声说。

“你父亲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来找他？”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当记者的，哪来这么多为什么！”我不想再废话，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父亲是这儿的人，因为我也是在这儿出生的。”

黑马和小伙子都像夜游神撞上了鬼一样目瞪口呆。

“你不是来自青藏高原吗？怎么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当然是从青藏高原来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出生？”我反问道。

“等等，你是说你是这里的人？可你又是从青藏高原来的！那么你到底还是汉族还是藏族？”

“我是汉族也是藏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你到底是谁？”小伙子步步紧逼。

“你想知道我是谁？有意思。”我学着小伙子的口吻，朝椅背上一靠，哈哈笑了起来，嘲讽道，“你好像提出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很高深，很玄妙。可是……”我双手朝坐椅两边一摊，“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清楚，我怎么告诉你呢？”

小伙子像个木桩愣在我面前，黑马则变成了一头鼓着眼睛张着嘴巴的河马。

我哈哈笑着。

“这么热闹，笑什么呢？”

金老板像一只从山崖上飞下来的秃鹫带着一股旋风撞了进